

离奇精彩的玄术小说



邮递员 搜奇簿

/ 小姐不吃燕麦粥 

风水局、黑宝地、黄泉井、阴阳宅
邮递员深入深山老林中的
搜奇笔记

风靡各大网络社区的经典作品，
千万粉丝火爆重推之作
网络总点击率突破100000000次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

邮递员 搜奇簿

小姐不吃燕麦粥 著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邮递员搜奇簿 / 小姐不吃燕麦粥著. — 北京 : 九州出版社, 2014. 11

ISBN 978-7-5108-3367-0

I. ①邮… II. ①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75101 号

邮递员搜奇簿

作 者 小姐不吃燕麦粥 著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出 版 人 黄宪华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68992190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6 开
印 张 17
字 数 250 千字
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3367-0
定 价 32.80 元

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★

引言

死人住的地方叫阴宅，它跟活人住的地方没什么区别，区别在于一个在地上，而另一个在地下。但你千万别去窥视它……

我要讲的这些故事包含的东西太多，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完的，所以我还是从我认识的那位风水先生开始说起吧！



一、饿虎地.....	001
二、地牢之魑.....	008
三、黄泉井.....	029
四、鬼马镰.....	050
五、槐精坟.....	064
六、虎杀.....	089
七、回生锁.....	093
八、九头蜉蝣.....	101
九、狐狸湾.....	146
十、黑龙潭.....	180



一、饿虎地

1984年，我从部队退伍不久之后，就被分配到一个叫百草镇的地方当邮递员。那年头邮递员是个比较吃香的工作，工资高，待遇好，唯一的缺点就是累，每天几十里山路走下来，一双腿都是肿的。不过时间久了，我也就习惯了，还因此练出了一双好腿脚。

因为我是外地人，邮局还特别给我安排了一间宿舍，和我同住的是一个叫元亮的小伙子，我们俩每天同吃同住，相当投脾气。

我们住的宿舍是一栋砖混结构的小二楼，据说这栋小二楼最初还是日本人盖来当作娱乐场所的。刚开始知道小二楼来历的时候，我还着实别扭了一阵子，后来慢慢地也就习惯了。

我和元亮都住在二楼，一楼空着，在一楼门前一直放着一个很大的石春臼。春臼就是以前用来舂米舂面的工具，这个春臼是由大块的青石打凿而成，不过并没有配套使用的春杵。

有一阵我一直嫌恶石春臼碍事，想要把它搬走，为此还跟元亮起过争执，不过听元亮讲过一件事之后，我就彻底打消了把它弄走的念头。

元亮说我们住的小二楼表面上是日本人的娱乐场所，实则上它是日本人拷问和杀害中国人的杀人场，抗战胜利后，这栋二楼却完整地保留下来。

以前曾有个老乡在里面暂住过几天，那时候楼里面没有自来水，在院子里有一口水井。老乡半夜口渴，于是跑到院子里打水喝。他摇着辘轳，刚摇动几下，就听见门后传出奇怪的声音，像是叹息，又像是女人的嬉笑声。



老乡当时有点儿害怕，他战战兢兢地往门后看，却什么都没看到。等他回过身的时候，看见前头站着一男一女。女的穿着一身艳红色的旗袍，旗袍上绣着富贵牡丹，手里还拿着一把描凤贴金的扇子，虽看不清脸，却着实透出一股风流妩媚的姿态。她一只手挎在男人的胳膊上，男人一身黄军装，戴着白手套，正向他招手。

老乡吓得魂飞魄散，丢下手电就跑。第二天老乡就病倒了，当天半夜，有人发现老乡晃晃荡荡地往小二楼方向走。他刚走到半道，就被一个熟人给拽了回去。

一连几晚都如此，大家以为他得了梦游症，也有人说他的魂魄被鬼迷了，一时间众说纷纭。老乡日夜活在惊恐当中，有一天他突然失踪，镇里人找了他好几天，最后终于在小二楼的水井里发现了他的尸体。尸体不知在水井里泡了多久，已经肿得不成样子，还瞪着一双浑浊的眼睛，像是死不瞑目似的。

老乡的尸体捞出来之后，镇政府着人封死水井。不过自打那之后，总有人听到小二楼里传出哭声，小二楼被贴上“生人勿进”的标志。

当时有人提议要把小二楼销毁，还有人说放一尊石敢当镇一镇煞气，石敢当没找着，却有人寻了一个石春白放在门口。没想到还真好使，于是这个石春白就成了小二楼的常驻摆设，即便后来邮局把它买下来改成了宿舍，也一直没有把它搬走。

我听完之后心里直发毛，不过我从小接受的是唯物主义教育，对一切无法解释的事都本能地抵抗。我认为这个故事可能是有心人故意编造的，以讹传讹就变成今天这个版本。直到后来我发现被封死的水井，而且身边还发生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事情，我才相信，无法解释的事并不代表它不存在。这是后话了，暂且不提。

小二楼独立成院，位置比较偏，住在附近的邻居只有两家。

一户是一家五口，一对夫妻外加三个孩子，他们家的大儿子叫方大汉，他妈一天三次在门口大喊，汉子，快回家吃饭。他妈的嗓门特别大，喊声四邻皆闻，听者无不尴尬。半大的小子特别淘气，方大汉经常到小二楼院

门口撒尿，被我逮到后狠狠地修理过一回，才终于老实了，后来见到我就躲。

另一户人家只住着一个老头，姓蔡，大伙都叫他老蔡头。他为人比较孤僻，很少出门，直到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儿，我才算见过他的正脸。

先说那天我送信回来，看见一户人家院门外围满了人，还以为有什么热闹可看，于是也跟着往前凑，没想到却看到院子里蹲着七八个人，几个半大的孩子正围着一个中年妇女哭，一个男人愁眉苦脸地抱着头，表情就跟刚死了孩子似的悲苦。

我一抬眼，正好看见方大汉就站在人群里，于是一把把他拉了过来。

“这老些人都围在这儿看什么呢？”

方大汉的眼眶似乎有点红，说话的态度也不像平时那么不着调，语调略有伤感地跟我说起这家的事。这户人家姓刘，当家的叫刘显贵，十几天前他们家里的老人刚过世，没想到今天早上他家又死了个孩子。那孩子叫三小子，年岁跟他差不多，是从小一起玩的好朋友，今早从一棵大树上掉下来摔死了。

方大汉小声道：“太奇怪了，三小子爬树的技术比我还好，怎么会从树上掉下来摔死？那棵树我刚去看过，也没多高，就算从树顶上掉下来也不至于就死了吧？”

我心不在焉地道：“可能树底下正好有什么东西吧。”

方大汉略微沉思了几分钟，转头就走了，看他那急匆匆的样子，应该是想起了和三小子的情谊，躲到什么地方哭去了。

本来人生无常，这件事我并没放在心上，只是对三小子的死有些惋惜。不过五天后我再次看到方大汉的时候，听他说起刘家的事，当真吓了一跳。原来不过这几天工夫，刘家又死了一口人，死的是三小子的弟弟，那孩子还不满十岁。刘家的人口虽多，但是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，刘显贵夫妻俩全都病倒了，百草镇里的人议论纷纷，有人说刘家的人冲撞了五黄星，也有人说是早年杨家的死鬼看中了刘家人，要把他们都拉去做替死鬼，杨家人才能超生……

刘家大大小小几口人全部慌了神，刘家的大小子依着父母的吩咐到外



村找了个跳大神来，也不知道中不中用。

方大汉这小子口才不错，把刘家的事一惊一乍地说完了，我还没怎么样呢，他倒好像被吓住了一样，一张脸煞白。

第二天我到西坎子村送信，走到村口的时候，正好看到村口的凉亭子里坐着一个老人正在给一群孩子讲故事。这个老人我认识，他姓何，是村里有名的故事王，我和他攀谈过几次，他特别善谈，从他嘴里说出来的东西都特别有趣，我很喜欢跟他聊天。

我走到小凉亭的时候，就听何大爷正说到这么一段。

“十几年前，咱们村有个大姑娘被一阵怪风刮到了黄皮子的洞里……”

“提问，那个大姑娘是墩子的姑姑吗？”一个小孩问道。

另一个小孩大怒：“是你妈的姑姑！”

“别吵，再乱嚷嚷你们俩明天都不许过来听故事了。”

孩子们逐渐安静下来，何大爷说道：“大姑娘被风刮到黄皮子洞里后，是百般的不愿，可是黄皮子是精怪，大姑娘打又打不过，逃也逃不了，只好屈服。”

“一开始黄皮子对大姑娘还挺不错的，虽然它把大姑娘关在洞里不让她出去，不过它每天都给大姑娘抓鸡抓鱼吃，一年之后，大姑娘生出两只小黄皮子。小黄皮子跟黄皮子精长得一模一样，就是大小有区别。大姑娘见她自己生出两只畜生，心里害怕，而且还思念自己的父母，于是每天哭泣。

“有一天黄皮子精白天出去了，大姑娘又守着两只小黄皮子哭，洞外突然传来一阵歌声。歌声唱的是‘我苦命的闺女呦，你到底在何方？你的母亲呦，她日夜思念你’。大姑娘一听，这不是她爹的声音吗？于是她大着胆子在山洞里大喊大叫，希望外面的人听到后能把她救出去。

“大姑娘真的没料错，唱歌的就是她爹。她爹每天都上山打柴，因为思念女儿，他每次打柴都会唱这首歌。她爹听到山洞里有声音，就循着声音跑过去，把堵在洞口的大石头推开，带着他女儿就要跑。可就在这时候，那黄皮子精竟然回来了。

“大姑娘情急之下，抱着两只小黄皮子就跑，黄皮子精就在后头追，

眼看就要追上了，大姑娘抛下一只小黄皮子，小黄皮子就吱吱呀呀地叫，跟小孩子哭一样。于是黄皮子精只好抱起小黄皮子送回洞里，然后再追。追了一阵眼看又要追上了，大姑娘再次抛下一只小黄皮子，黄皮子精再次把小黄皮子送回洞里。

“就这么耽误了两次，大姑娘和她爹一口气跑回了村里，回到自己家之后，把大门紧紧地锁上，把窗户墙缝也全都糊上，这样黄皮子精就进不来了。

“黄皮子精不甘心，于是每天晚上十点都来到大姑娘家的院子里，坐在她家的碾盘上面叫骂。它骂的是‘墩的墩，墩的墩，你老娘没良心，抛夫弃子，来世做鸡’。

“黄皮子精天天来，有时还带着小黄皮子来，那吱吱呀呀的叫声和黄皮子精的叫骂让大姑娘十分痛苦，几次想寻死，她爹娘拼命地拦着。后来她爹娘和村里人想出一个除掉黄皮子精的办法。

“当天夜里，黄皮子又来了，它还是蹲坐在碾盘上，不过碾盘已经被别人做了手脚，上面涂了不少的水胶，这种胶遇热就会化开，黄皮子精蹲坐久了，水胶就把它屁股牢牢粘在了碾盘上，后来村里人一拥而上，用石头和木棍砸死了黄皮子精，大姑娘终于得救了。”

何大爷的故事虽短，但讲得十分动人，别说那些小孩子了，就连我也听得入神。何大爷讲完故事后，小孩子全都一哄而散，我忍不住坐下来，跟何大爷聊了几句。

当说到老刘家的事的时候，何大爷突然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跟我说：“你说他们家里老人刚去世，就跟着死了两个孩子？这件事怕是不简单，说不定跟阴宅风水有关。”

我忍不住问道：“何大爷，你懂风水？”

何大爷呵呵地笑了：“我老头光会耍嘴，哪里懂那个？不过我倒知道一个人，这件事你问问他，保管能弄明白。”

接着何大爷跟我说了个人，这个人竟是我的邻居老蔡头。

我抱着半信半疑的心态回到百草镇，我跟刘家的人本来并不熟识，就算



是好心，贸然插手他们的家事也不太适合，于是我找了个机会把这件事跟方大汉透了几句，方大汉倒是个实心眼儿的孩子，回家立刻跟他父母说了。

我没想到方家跟刘家还有点八竿子打得着的亲戚关系，所以很快，刘家人和方家人就找到老蔡头家里。当时我正在外面送信，也不知道具体的过程是怎么样的。只是后来听说老蔡头本来不愿意帮忙，一个劲儿推辞，但禁不住刘家几口人又哭又求，于是就到刘家坟地走了一趟。

刘家的坟地就在离百草镇不远的黑瞎子山上，除了黑瞎子山，百草镇附近还有一座碾盘山是专门的坟山。这座黑瞎子山山势平和，风景秀丽，半山腰处还流淌着一条水质极好的小溪，听说曾有个外地来的风水先生点评黑瞎子山中吉穴甚多，非常适宜做阴宅之用，葬在此山中能余荫后人。搁在风水上的专业术语就是“砂水秀美，罗城得吉”。自打那之后，百草镇不少人家的老人过世都往黑瞎子山埋，刘家也不例外。

刘家的两位老人先后去世，不过刘家人并没有把父母合葬到一起，而是葬到了两个相邻的位置上。前些日子去世的是刘显贵的老娘，葬他老娘的穴位是刘家一早就看好的，为了怕有人占了这个位置，刘家人还特地在那个地方弄了个假坟，就是用从别处掘来的土在那个位置封了个土堆，下面并没有埋人。

当时老蔡头围着坟包走了一圈，细看来龙。旧时的堪舆家以山势为龙，“来龙”指的就是龙脉的来源。之后老蔡头走到刘显贵老娘的坟头前用脚踏了踏地，然后又踩了两脚，不知怎么的，看着好好的地面竟然一下子塌出一个大洞来。

那个洞有两尺来深，很阔，足能放进去一个大水缸，刘显贵顿时面色如土，前一阵这里还好好的，怎么老蔡头上去踩两脚就塌出个大洞？就算他不明白其中的缘由，也知道这不是个好兆头。

老蔡头就问他，这里是他自己选的还是别人帮着选的。刘显贵就说起当年他父亲去世之前，曾有个风水先生帮着选了这么两个坟地。据那个风水先生说，这是个难得的吉穴，当初他还特别言明，要一个葬父，一个葬母，不过先葬一个没什么作用，等两个都葬下去就会有明显的效果。没承

想却是这等效果，他老娘刚葬下去不过十几天，他家就接连死了两个孩子，想到这里，刘显贵嘴里把风水先生的十八辈祖宗都骂了个遍。

老蔡头就说，这个风水先生不是学艺不精就是跟你家有仇，要说这个穴位光看周围这一圈还是极好的，要是和着山势看，就不大对头了。这种地方在风水里有个名字叫饿虎地，既然是饿虎，当然会吃人。你老娘坟前的这个洞会越塌越大，那时候你们家就不仅死两个孩子了，全家人都有性命之忧。

老蔡头一番话把刘显贵吓得魂不附体，后悔得肠子差点儿青了，不过把两老葬在这里，是他爹临终前吩咐的，他一个当儿子的也没有办法。

老蔡头告诉刘显贵，想要化解饿虎地有两个方法，第一个比较简单，就是把两位老人的坟迁走，另寻好的穴位入葬；第二个法子说简单也简单，说难也难，如果能做到，倒是有意想不到的好处。这个法子就是买来九头牛、九只羊还有九口猪，在坟前杀掉后丢进洞里，再填上土，不仅可以化解饿虎地吃人的凶险，还能保证子孙后代富贵长命。

刘显贵哭丧着一张脸，别说九头牛、九只羊了，以他家的境况，就连九只鸡也拿不出来，只好按照第一个法子行事。老蔡头看刘显贵下定了决心，就交代他，挪坟之前先去山上打两只兔子和两只野鸡，杀掉后扔进洞里，再挪坟就万无一失了。

刘显贵依法照做之后，他家里果然没再死过人。许多年后，刘显贵又把他父母的坟挪回了饿虎地，然后按照老蔡头的法子宰杀了九牛九羊和九猪扔进洞里，后来刘家果然人丁兴旺，而且还做生意发了大财。

因为这件事，老蔡头一下子成了百草镇的名人，不过他平日仍然深居简出，许多人找他看风水，他一般都不搭理，时间久了，再找他的人也就没有几个，除非是遇上实在解决不了的难题，才硬着头皮到他家碰碰运气。

后来刘显贵带着一家子人去谢老蔡头，我跟着去凑热闹，那次才算是第一次正面见到老蔡头。老蔡头六十多岁的年纪，看着就是普通庄稼人的模样，不过抬眼看人的时候，眼神十分锐利，有一种不符合他年纪的犀利。

那是我和老蔡头初识的情景，和他熟悉起来却是因为另外一件事。



二、地牢之魑

时近八月份，每天的天气热得跟下火一样，在这样的热天里工作，简直就是活受罪，于是我们几个邮递员送信都避开下午最热的时段。

我最喜欢半黑天时候去送信，那段时间一个邮递员请假结婚，领导老齐就把百草镇西边的一段路线派给了我。可喜的是这段路不错，可以骑自行车，在夕阳下骑着车子，迎着晚风，可比跋山涉水要舒服多了。

这天我骑车到镇西送信，这户人家的位置很偏，几乎就贴着山根底下。送完他们家的信，邮袋已然空了，于是我慢悠悠地骑着车子往宿舍走。

刚骑出不远，太阳就快落山了，这时我看见前面不远处的房子里拐出一个身影，正以很快的速度往前爬行。那身影大概到我腰间的位置，也不知是人是兽，我赶紧把车子骑近了看，才发现那身影竟是一个年岁很大的老头，他两只手着地，正在不断地往前爬行。我接近他的时候，老人突然停住，转头对我笑了一下，老人脸上的皱纹多得像干裂的沟壑，笑容十分僵硬，我当时被他笑蒙了，等回过神来的时候，老人已经爬出去很远。

我赶紧骑车追了上去，虽然不知道老人为什么爬行，但是总感觉事情不太对头。我用自行车拦住了老人的去路，他抬头呆愣地看了我一眼，然后毫无征兆地晕倒在地！

我顿时慌了，急忙把老人扶了起来，老人的气息急促，身上有些热。我把他背起来，向着不远处的房子走去。

我拍了几下门，看没人出来就直接把老人背了进去，一进屋，好大一

股尿骚味扑鼻而来，差点儿把我熏个倒仰。我刚把老人放到炕上安置好，就有人推门走了进来。

进来这人我正好认识，他名叫王一百，是镇上粮库的员工。他看见我在十分惊讶。我怕他误会，赶紧把刚才的事说了一遍，王一百听完有些激动。

“绝不可能！”他说，“我爷爷今年快九十了，已经瘫痪了四年多，根本就起不来！”

我惊讶地看向老人，确实，在这样近距离的观察下，我能清楚地看到老人的腿部还有手臂等地方的肌肉十分干瘪，似乎肌肉都已经萎缩，这样无力的身体怎么可能爬得那么快？

可是老人膝盖上的泥土和手心中的痕迹却提醒着我，刚才并不是我的幻觉。

我取回自行车，带着种种疑问回到宿舍。元亮正在院子里吃饭，看到我急忙招呼。

“你小子真长了个狗鼻子，我刚做好饭，你就回来了。”

我心里不爽快，没好气地瞟了他一眼。元亮正捏着个棒子面的窝头吃得畅快，也没搭理我，我只好坐下跟他一起吃。

刚吃了几口，我忍不住把刚才见到的事跟他说了一遍，元亮表情诧异：“这倒是件怪事。王一百我知道，听说他爷爷老王头以前还当过民兵，打过鬼子，前几年脑中风瘫痪了，吃喝拉撒都在炕上解决。他那几个儿孙子只能轮流照顾他，一天去个三四趟，从来没听说他已经能起炕了。难道是回光返照？”

我回想老王头的样子，摇了摇头。

这段时间虽然不是邮递工作的高峰时期，但还是很忙，所以这件事很快就被我抛到了脑后。

三四天之后，我再次骑车到镇西送信，骑车骑到一处山根底下的时候，正好看到一处荒草丛晃动得厉害。我心中一动，难道是黑瞎子？

最近不知从哪座山里跑出两只黑瞎子，祸害了不少庄稼地，镇里正组织人手要围堵两只黑瞎子，可是黑瞎子相当狡猾，镇里人四处找也找不着，



几乎要通缉悬红了。

我心想，众人寻它千百度不得，它倒是撞到我手上了。

为了怕打草惊蛇，我把自行车放到一边，轻手轻脚地走到荒草丛边上，心里暗自盘算，万一真是黑瞎子，我回身就跑，骑着自行车回去报信，黑瞎子肯定追不上我。

我悄无声息地拨开茂密的荒草，却看到一幕让人无法置信的画面。草丛里蹲着一个人，正用两只手在地上刨土，他的面前已经刨出一个挺深的坑，那两只刨土的手已经是血迹斑斑，那人仿佛没有痛感一样，一下接一下，仿佛是某种善于挖洞的野兽一样，动作很快也很有规律。

我再仔细一瞧，这人不正是前几天刚见过的老王头吗？

我这一惊可没管住自己的嘴，“啊”的一声叫了出来，老王头听到动静转过头来，他那白多黑少的眼睛盯着我看，看得我一阵发毛，寒气上涌！

我嘴角僵直，半晌憋出一句话：“王老爷子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你孙子正找你，我送你回家吧。”

老王头直愣愣地盯着我，也不答话，也不动弹。我心里越发迷惑：明明都说老王头瘫痪了，可是看他挖坑的动作，哪里有一点儿瘫痪的迹象？那双手分明比我都好使。而且他为什么要跑到这里挖坑，实在是怪事。

我往土坑里瞥了一眼，正好一眼看见土坑最底下露出一小块青砖，于是心里起了异样，难道这就是老王头挖土的目的？

我看老王头没反应，也顾不上别的，伸手去扶他，没想到老王头一翻白眼，突然整个人昏了过去。

我着实被老王头吓了一跳，想起上次他也是无缘无故地昏厥，可能是身体有毛病了。不过在他身上发生的种种异样还真是解释不清。我把老王头背到后背上，这次倒是轻车熟路，一路背到老王头家。

老王头家没有人，我把他背到炕上，在外屋找到一条毛巾，浸湿后给老王头擦脸和手。我坐了几分钟，老王头仍然没醒，我有些犯愁，老王头的儿孙都不在，可是看他的状况并不太好，如果我走了，留他一个还处在昏迷状态的老人，会不会出事？

无可奈何之下，我只能一直等，想到元亮说老王头的儿孙每天能来三四趟，我想我应该不会等太久。果然，半个多小时之后，门口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来人气喘吁吁地跑进屋里，看到我顿时愣住：“怎么又是你？”

来人正是王一百，我暗自苦笑，上次王一百的态度明摆着不相信我，这次我还怎么说？

这时躺在炕上的老王头突然“唔”了一声，身体剧烈震动了一下，他似乎想抬起头，不过显然没成功，脑袋歪在一边。

“爷爷，你怎么啦？”王一百奔上前去查看。

老王头看似清醒了，半天挤出一个字：“疼。”

王一百愤怒地扭过头：“你把我爷爷怎么了？”

我一下子呛了出来，真是冤枉啊。我不过学习雷锋好榜样，好心却被当成狗肺，这叫什么事儿？

为了不让王一百误会，我只好压着一肚子火道：“刚才我要回家，正好在路边上看到王老爷子好像在挖土，后来他晕倒了，我把他背回家，就这么回事。我是一片好心——我要是把你怎么了，也不会坐在这儿等你来吧？”

王一百半信半疑地盯着我：“你说我爷爷在路边挖土？”他转头看向老王头：“爷爷，你刚才出去了吗？”

老王头“唔唔”两声，又挤出两个字：“饿了。”

我大感泄气，看来要老王头证明我的冤屈是不可能的了。王一百似乎也拿他爷爷没辙，从包里拿出一个铝制的饭盒，开始给老王头喂饭。这期间，老王头一直躺在炕上，王一百喂一口他吃一口，全身除了嘴能动，其他地方都没动，完全就是个瘫痪病人的模样。

我有点儿发蒙，我看见那个挖土很厉害的人真是老王头吗？若是，他为什么要装成瘫痪的模样，还是其中有我不知道的隐情？

我回到宿舍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，王一百也没再为难我，至于我说的话，我想他应该还是不信，因为我自己都开始怀疑了。

我想，若不是老王头故意隐瞒自己能动的事实，恐怕就是这件事有问题。



半夜，我躺在床上一直睡不着，脑子里一直回想老王头挖坑时的情景。对了，那时我看到土坑的最底部有砖，一块平平常常的地方怎么会出现砖呢？怎么想都不太对头。

因为头一天晚上睡得不好，第二天我一直没有精神，走着走着就想打瞌睡。好不容易送完当天的信件，回到宿舍就想钻进屋里补觉，被元亮一把拽住。

“你小子可回来了，你知不知道，王一百来找过你。”

我莫名其妙：“王一百找我干什么？”

“唉，这事我也闹不清，王一百说他爷爷昨天晚上死了，想找你问点儿什么事。”

我一惊，老王头竟然死了！

王一百来找我，不会是怀疑我把老王头怎么了，所以老王头才死了吧？

这事闹的，我顿时有种焦头烂额的感觉。不是我胆小怕事，事实上老王头的死跟我一点儿关系都没有，我不过是两次看到他在外晕倒，然后把他背回家而已。如果这样也要追究的话，可真是没有天理了。

元亮不住嘴地问我是怎么回事，我也懒得跟他解释，径直回屋，咣当一声摔上房门。

当天晚上，王一百又来了，在他身后还跟着几个人，应该都是王家的人。我虽心中不忿，但也知道这件事不是闹着玩的，不弄个清白的话，我的清白可就没了。

面对王家人的诘问，我耐着性子把两次背老王头回家的事好好解释了一番。王家人倒也没为难我，只是王一百在走之前说了一句，我爷爷的尸体已经送到县里做死亡检验去了，如果有问题，我们还会来。

我这个悲愤哪，连骂娘的心都出来了。不过反过来一想，我没把老王头怎么着，送去做死亡检验，不正好能证明我的清白吗？有着这样的笃定，我的心情逐渐平复下来。

又过两天，老王头的事情已经在百草镇传扬开来，走在街上，时不时有人回头瞅我，弄得我十分不自在，心中暗骂王家人做事不地道，这还没